

所有人都在警告她不要喜欢上他，爱上像他这样的人，要么让你死，要么让你生不如死

# 你是我唯一的星光

总攻大人

著



无间道风云诡谲 × 情场暗潮汹涌  
无数长夜，噬人孤独，他们是彼此前路上唯一的星光

 青岛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你是星光 (1) 封面

# 你是星光

总攻大人

著 / 1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我唯一的星光 / 总攻大人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-7-5552-4223-9

I. ①你… II. ①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4612号

书 名 你是我唯一的星光  
著 者 总攻大人  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 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  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  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  
责任编辑 那 耘  
责任校对 从 婕 贾松波  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 
装帧设计 千 千  
照 排 梁 霞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  
印 张 9  
字 数 200千  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223-9  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小说

你是我唯一的星光

## 目录



第一章	在地狱，也会遇见天使	1
第二章	烈酒与清风	46
第三章	藏在暗夜里的光	92
第四章	为了回到你身边	143
第五章	甜蜜，并不是爱的全貌	193
第六章	终章	238



## 第一章 在地狱，也会遇见天使

你是我唯一的星光

酒吧是个复杂的地方。

在这儿你可以认识很多人，好的，坏的；有钱的，没钱的。

罗零一看了看手里设计很暴露的衣服，瞥了一眼其他人，拉上帘子换上了。

出来之后，艾米姐拉住她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别说我不照顾你啊，一笔大单子，卖出去你好几天都不用为吃饭发愁了。”

罗零一表情淡淡的：“什么单子？”

艾米指着前面豪华包厢的方向说：“最里面那间，来的都是大人物。手脚麻利点，千万别摆高姿态，该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森哥最讨厌人假清高。”

森哥，来了三天，罗零一大约知道了这是个什么人。

一个什么组织的二把手，大概是军师的位置，听说人很阔绰，出手大方。她只关注这些，其他的并不在意。

“只要不陪他睡，我都可以忍。”她声音很低地说，嗓音有些沙哑，听起来性感极了。

艾米不得不承认，罗零一虽然面瘫了点，但的确是个尤物。
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自己想清楚一点，我就不多说了。”艾米把话说得模棱两可，听不出到底用不用陪对方睡。她不耐烦地

催促罗零一快走，罗零一不得不拿上啤酒——她是这间顶级酒吧的啤酒妹。

看着她冷冷淡淡的样子，艾米又不放心地拦住她，嘱咐道：“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搞砸了，前两天你给我捅的娄子够大了！森哥可不比別人，不能惹，知道了吗？再来一次之前的事，你长得再好看，我都不要你了。”

想起头上被人家用酒瓶砸的伤口，以及口袋里那十几块钱，罗零一点了一下头。

“行了，去吧。”艾米终于放了行。

罗零一步步缓慢地朝最里面的包厢走去，这段路似乎十分漫长。这儿并不喧闹，奢华包间的隔音很好，关上门很难听见里面有多热闹。走到最里面的时候，她没有迟疑，直接敲了门。

门很快被人打开，开门的是个穿黑西装的年轻男人，面容很温和，敞开门让她进去。罗零一看里面，不得了，那个词怎么说来着，酒池肉林、纸醉金迷，形容这里一点都不为过。

“别愣着了，快进去吧！”

那年轻的白面男人笑着催促，听起来很和善，可眉梢眼角隐约的狠劲让人无法忽视。

罗零一无声无息地走了进去。她目不斜视，眼里最清晰的就是桌子，周围全是模糊的光影。

她将啤酒放到桌上，转身想走，竭尽所能地无视正在和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玩撕便利贴游戏的“同事”。

只不过，她刚转身，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忽然停下动作，指着她说：“你等会儿走。生面孔，新来的？”

罗零一顿住脚步，转过身低着头说：“嗯，森哥好。”

此话一出，满屋大笑。说话的中年男人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小妹妹还真是新来的，连我都不认识。我可不是你的森哥，你的森哥在那边坐着呢！”

他指着另外一边，罗零一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波澜不惊的眸子眨了一下。

真皮沙发上坐着个男人，穿了件修身白衬衫，领口的纽扣解开了，露出的肌肤很白，还戴着副金丝边眼镜，文质彬彬的，不太像是组织里的人。

他在她的注视下叠起双腿，黑色西裤，腿很长，很匀称，优美地延伸到脚尖，透过窄窄的西裤，可以想象出里面是怎样有力的线条。他穿着黑色的

袜子，深棕色的皮鞋上纤尘不染。

他点了根雪茄抽着，身边有小弟，没有女人。她看他时，他也不动声色地望着她，眼睛狭长深邃，双眼皮，典型的丹凤眼，看起来魅力不凡，眯眼看人时不怒自威，罗零一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
发现她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他抿唇笑了，颜色漂亮的唇瓣抿起来时，让人很想上去亲一口。

“小丫头才来几天，就满脑子想着你森哥了！今天我便自作主张，当了这媒人——去，好好陪陪你森哥！”

那中年男人站起来推了罗零一一下，满屋子人跟着起哄。

她踉跄着朝前走了几步，收回视线，拉下因为动作而有些蹿上去的裙摆。包臀裙就是这点不好，动不动就朝上蹿，几乎露出了整条修长笔直的腿。

“害什么臊？”

开门的那个年轻男人拉住罗零一的手臂，他看起来温和，下手却特别狠，她纤细的手臂被攥得生疼，等他松开时，胳膊青了一片。

罗零一就这么狼狈地站到了森哥面前。他心不在焉地扫了她一眼，弹了弹烟灰，看了一眼自己身边的位置，意思很明显。

想起艾米姐的嘱托和自己的口袋，罗零一生涩地扯出一个笑容，不自在地坐到了他身边。

起哄的声音更大了，似乎森哥以前很少找女人陪，今天却破例了，大家都在打趣他。

罗零一观察着身边的男人，他气质文雅，怎么瞧，都不像传闻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坏人。

“小白，下手轻一点，不然以后没有女孩子肯跟你的。”

他终于说话了，也有了动作——他轻轻抚过她的胳膊，在她被那个叫“小白”的男人掐青了的胳膊上轻柔地抚着，不一会儿，胳膊就没那么疼了。

小白笑嘻嘻的，脸上不见愧色，却在道歉：“森哥，我这不是习惯了嘛，这女孩子身娇肉贵的，把控不好力道，也不能怪我呀！”

森哥笑了笑没说话。他笑起来很好看，眼角有细细的皱纹，到底不年轻了，应该有三十来岁了。

罗零一猜测着，慢慢抽回了手。她的小动作让森哥挑了挑眉。

那边一直在看热闹的中年男人此刻露出惊奇的笑容：“这小丫头有点意思！森哥难得让女人作陪，有这种机会，哪个女人不是投怀送抱，你这丫头居然还躲？”那男人吩咐小弟：“去，再开个包间，把她带过去，让森哥办了！”

听见这话，罗零一整个身体都僵住了。那小弟很快出去开了包厢，那个叫小白的男人直接把她拉起来，对着森哥恭维道：“森哥，我把她给您带过去。”

森哥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——他竟然点了一下头。

罗零一被拉出去推进另一间包厢，小白关门的时候，阴狠狠地冲她笑了笑，说：“放聪明点！好好伺候森哥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罗零一没吭声，也没动。门关上了，关得死死的，包厢里一片黑暗，看不见希望。

其实，四年前的罗零一并不是现在这样的，那时候的她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。虽然她出生没多久父母就去世了，一直寄人篱下，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。

一切，都因为四年前的那场意外。

理所应当谈恋爱的年纪，她喜欢上了大三的学长丛容。两人在一起一年，就在丛容即将毕业、带她出去吃火锅时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许多拿着棍棒甚至是刀子的人。

他们上来就打丛容，还将她推到了一边。慌乱无措的罗零一眼见着丛容被打得满头是血，情急之下，拿起桌上的餐盘砸向了那个拿着刀子的人。他手里的刀子落了地，她捡起来自卫，在被其他人围攻之下，不得不挥刀相向，结果可想而知——防卫过当致人死亡，四年的牢狱之刑，罗零一如今不过才从那个地方出来半个月。

在她入狱之后，丛容每年都会去看她，许诺等她一出狱就娶她过门，他不介意她没有毕业，也不介意她坐过牢。她是那么感动，可等她真出来了，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编织的美好谎言。

她按照丛容写下的地址找过去，发现他已经结婚，孩子都三岁了。

多可笑，这就是那听起来可以为了彼此去死的爱情！在她入狱的第二年，他居然就有了孩子！那么，应该是她刚入狱，他就背叛了她。



罗零一忽然转身去开门，想离开这里。尽管她身上的钱根本无法支撑她度过今天晚上，但就算是做啤酒妹，她也不希望跨越最后的防线。

只是太巧了，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森哥正站在外面似笑非笑地睨着她。

“要走了？”

森哥淡笑着推门进来，身后是那个中年男人，他用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他们俩，不怀好意。

“森哥，好好享受吧，哥儿几个在外面给你守着。”那男人关上了门，隐约可以看见门口有几个男人的身影。有人守着，跑出去不是死就是残，没机会了。

没机会了！

自作自受！

不该来的，就算饿死，也不该来的！

刚出狱的女人，还是致人死亡的罪名，除了这些职业，哪怕是洗碗端盘子，都没人要她。揣在身上的几百块钱，还是在狱里帮人干活时攒的，活到今天已是勉强。

罗零一回头看向坐在沙发上的森哥，他慢条斯理地解着衬衣纽扣，浅笑着问：“叫什么？”

她抿了抿唇：“罗零一。”

“01？”他笑意加深，轻声说，“有意思的名字。”他解开了全部的衬衣纽扣，露出白皙精瘦的胸膛，随后拍了拍自己的大腿，道：“过来坐。”

罗零一依旧记得四年前那场噩梦，鲜血、刀……她不想再次面对那一幕。于是她慢慢地走到他身边，与他对视半晌，连他左眼角有颗痣都看清了，就是没动作。

他忽然一伸手把她拉到了大腿上，在她耳边沙哑地说着话，像一条谈笑风生的毒蛇：“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”

她懵懵懂懂：“森哥……”

“嗯，对！”他亲了一下她的侧脸，低声说，“我叫周森。”

周森。

两个字，很简单的名字，分开念都没什么特别的，但组合在一起，却给人一种彬彬有礼的斯文感。

罗零一依旧没什么表情，安安静静地坐在他有力的大腿上，像一尊冰雕的冷美人。

“啧！”周森叹了一声，慢条斯理道，“你这个样子，在这种风月场里是混不下去的。”

他翻身将她压到身下，柔软的沙发，柔软的身体。

温柔乡，英雄冢。

“你得学会怎么撒娇。”他的唇挨着她的耳垂，循循善诱地教导着她，好像一位耐心极好的老师。

但是……

“我并不想学怎么讨好男人。”罗零一的手抵在他的胸口，两人之间的距离缓缓拉开。她凝视着他黑暗中闪着危险光芒的眼，轻轻别开了头：“能放我走吗？”依旧没什么感情起伏的声音，但眉梢眼角多了一点商量的期待。

周森似乎是听见了十分有意思的笑话，单手撑在她身边，心不在焉地问：“看见门口的人了吗？”

罗零一望过去，点头。

“你今儿要是从这儿完好无损地走出去，明儿他们就会说我有病。”他说话时，直起身脱了衬衫，扔在地上。那么昂贵的衬衫，他就那么扔在了那儿，看得人心疼。

罗零一迅速站起来，整理好自己单薄的衣服。

周森坐到沙发上，叠起双腿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第一次？”

罗零一脸上终于露出了一点慌张，她看着这个赤着上身的男人，没有说话。

周森抬起胳膊搭在沙发背上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你的声音不错，很好听。”

罗零一露出不明所以的表情。

“腿也不错。把衣服脱了，躺到这里来。”他抬了抬眉，扫了一眼腕表，“我没那么多耐心陪你玩，想好好地离开这儿就照做！”

罗零一拧起眉。

周森瞧着她鹌鹑似的模样，轻笑一声，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拿出一

张卡，扔到她面前。

啪嗒，卡片掉在地上的声音，像来自天堂，又像来自地狱。

“想要它就自己走过来，脱光衣服躺到那儿！”他说完又看了一次表，这是不耐烦的前兆。

罗零一低头看着地上的卡，紧紧握起了拳。

第一天来这里，有个客人对她动手动脚，她推了对方之后被人用酒瓶砸在了脑袋上，流了很多血。

第二天来这里，有个客人要她陪唱，她不会唱歌，唱得不好听，喝了酒的客人不高兴，摔了她带来的所有啤酒。

第三天，她见到了周森。

他比前两天的每个客人都更难应付。罗零一看了看门口的人影，他们在交头接耳，屋子里半晌没动静，外面的人都着急了，但周森还在那里安静地等着。

军师的耐心，总是比别人好得多。

罗零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慢慢蹲下去捡起那张卡。

她走到周森面前，伸手把卡递给他。他挑起眉。

“太多了。”她连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，“你收起来吧，把酒买了就行。”

说罢，她开始脱衣服，裙子拉链一拉就下来了，露出里面虽然不新却非常干净的内衣。

修长素白的手慢慢移到背后，罗零一整个人都开始颤抖，她急促地呼吸着，眼睛直直地盯在周森身上。周森眯起眼，在她即将解开文胸后面的挂钩时，他忽然将她拉了过来，按在沙发上，因为真皮沙发上很冷，他的力气又大，她不由自主地痛呼了一声。

“哟，森哥耐性真好，居然刚开始，还跟那丫头谈了谈情？”守在门口的中年男人贱兮兮地笑着说。

小白那张温和的脸上也跟着露出笑容，可眼角的狠意又透露着些微的变态：“森哥嘛，总是跟别人不一样。”他意味不明地说完，扫了一眼身后的门。门上有几处镂空，但看不见里面的具体情况，因为太黑了。

包间里，周森伏在罗零一身上，唇瓣贴着她的脖颈，留下一处处吻痕，

罗零一紧紧抓着身下的沙发，闭着眼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须臾，就在她以为今天已然无法逃脱的时候，周森忽然直起身看了一眼身后，守着的人变成了一个，正靠在门上玩手机。

周森转回头，扳住罗零一的下巴，罗零一又痛呼一声。他微微颌首道：“就这样，不要停！”

罗零一拧眉看着他，满脸不解。

周森似笑非笑道：“你是想这样结束，还是想让我真的碰你？”

罗零一立刻摇头，周森侧身躺到她身边。足够大的沙发，奢华的包厢，罗零一望见天花板上关闭的水晶灯，在周森的指示下，开始生涩地发出暧昧的声音。

本以为是一场噩梦，但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除却那一点在忍受范围内的亲吻。

坐在街边，罗零一看着手里的银行卡，耳边响起周森将这张卡交给她时的话：“以后别再来这里卖酒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去买身好衣裳，租个房子，找份正经的工作。真不太理解你，一个小姑娘，求生意志竟然比流浪狗还要薄弱！”

多正直的话！罗零一仍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
从出狱到现在，她四处碰壁，找不到能维持自己生活的营生，无人愿意施舍她一个青眼。只有那个地方愿意让她去工作，她本以为这辈子完了，可没想到，在地狱里竟然能遇见天使。

那个刽子手一样的人，竟然会是她的天使！

他是个好人。

周森是个好人！

这话传出去，准会叫人笑掉大牙。

罗零一站起来，裹紧了身上的男式大衣，鼻息间满是属于他的烟草味道。

她一边走一边掉眼泪，走到一间旅馆门口时，才发现自己哭了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没关系。从今往后，她至少不用再担心哪天会饿死在路边，不用再忍着恶心被人占便宜，不用再每天晚上冻得睡不着觉。

“谢谢！”罗零一紧紧攥着手里的银行卡，颤声说，“谢谢你，周森……”

郊外安静的别墅区，黑白色调的偌大别墅里，只有一个人居住。

周森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手里那部价值几十块钱的手机，里面只存了一个号码，吴警官。

他面露思索，手机在这时响起，现在是午夜十二点，来电人是吴警官。

迟疑片刻，他按下了接听键。他没开口，那边的人先说了话：“喂，零一啊，我是吴放吴警官。我刚下班，才看见你的短信，你还没联系上你那个男朋友？”

周森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，他沉声说道：“我不是罗零一。”

那边的吴警官愣住了，听着这声音莫名地觉得耳熟：“你是……我没打错吧？”

“你没打错。”周森淡淡道，“她把手机忘在酒吧了。”

“酒吧？”吴警官高声道，“这死丫头还真跑去卖酒了？说了有事跟我联系，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！”

“大概是不想麻烦别人吧。”周森慢条斯理地点了根烟。

吴警官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请问您是酒吧的工作人员吗？能说一下您在哪个酒吧吗，我去拿一下手机，回头给她送去。”

周森轻浅地笑道：“老吴，我是周森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旅馆里，罗零一在背包里翻了半天，怎么都找不到手机。

她回忆了一下，拧起眉，毫无疑问，她把手机忘在酒吧了。

她靠着冰冷的墙壁坐下，身上穿着周森的大衣，手揣到兜里，触到什么东西。

她愣了一下，掏出来一看，是一枚女士钻戒，瞧着是几年前流行的款式，那时她还没坐牢。

款式再老也是钻戒戒指，价值不菲，罗零一立刻起身出门到旅馆一楼。值夜的老板不耐烦地指了一个方向，罗零一道了谢，走过去打电话。

拿起听筒，她凭着记忆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。号码拨出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接，一声声忙音仿佛与她的心跳重合，她觉得有些呼吸困难。

就在电话要自动挂断时，那边终于有人接了起来。

“是我。”在对方说话之前，罗零一就快速地说，“我是手机的主人。”

那边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透过电话，多了一丝额外的质感，越发悦耳了：“你忘记了你的手机。”周森慢吞吞地说，“要来拿吗？我住得有点远呢。”

“……你忘了你的戒指。”罗零一低声说，“在你的大衣口袋里。”

这次那边很快回了话，并且可以听得出他很急切。他直接问她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半个小时后，在旅馆楼下，罗零一等到了周森。

奔驰S600防弹型轿车，黑色，低调，一点都不招摇的颜色。车灯明亮极了，车子横在她面前，那车灯好像车子的眼睛，有着藐视一切的眼神。

周森从车上下来，西装笔挺，眉眼间萦绕着一丝夜间动物特有的警觉。

他来到罗零一面前，她没有再穿那件大衣，大衣搭在她纤细的手臂上。她望着他，显得怯生生的，将大衣和戒指分别用两只手递给他。

她没说话，他也没吭声，他去接东西时，她才看见他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。

他结婚了。

这是她当时的想法。然而下一秒，她就感觉到非常不适，那种被背叛的心情激烈地涌了出来，占据了她的大脑。

“既然你结了婚，就不该背叛你的妻子，出入那种场所。”罗零一不假思索地说道，脸上是责备的表情。说完之后她又觉得茫然，后退了一步，无言地捂住了眼睛。

她在找死，对这样一个人说出那样的话，真是不知死活。

不过，周森并没把她怎么样。

他甚至轻轻地、略显怀念地说：“要是她还能像你现在这样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，我倒宁愿被她厉声指责。”

罗零一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抿了抿唇，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周森将戒指戴在他的小手指上，抬高手看了看，路灯下，钻戒闪着美丽的光。

“但是……”罗零一迟疑半晌，还是说，“不管怎么样，我想她都不愿意看到你做那些事。”

周森饶有兴致地看向她：“什么事？你是说花天酒地、作恶多端，还是……侵犯你？”

罗零一皱皱眉，瞪了他一眼就转身进了旅馆。周森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，脸上没了笑意。

他收起手，轻抚着那枚女士钻戒，嘲讽地低声自语：“你也会怪我吗？如果你也怪我，我现在这样，又是何必呢？”

房子要比工作好找。

花着别人的钱，心里很没底。罗零一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将从卡里划出的每一笔费用都记了下来，一笔一笔花销加在一起，像一座山一样压着她。她不信这个社会不给坐过牢的女人机会，她总有一天可以还上的。

只是，她没想到会这么快再见到周森。

罗零一租好房子，开始找工作时，吴放约了她见面。

得知她入狱的原因和身世后，吴警官在狱中对她十分照顾。全靠吴警官开导，她才没有因为坐牢而放弃人生的希望。

对于吴警官，她是十分感激的，但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在与吴警官见面时会碰见周森。

他们在市郊一个偏僻的街口见面，这里离罗零一现在住的地方比较近，她打算在这儿找份工作。

吴警官听完她的话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这边位置太偏了，除了小饭店就是按摩房，你觉得哪种工作比较适合你？”吴放按着额角问。

罗零一没什么表情地说：“我也只能干这些了，其他地方都不会要我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人家你坐过牢呢？”吴放不解。

罗零一认真地说：“因为我不希望他们知道之后再来辞退我，那会让我

更难过。”

吴放哑口无言。

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她，温和地说：“我也介绍不了太好的工作给你，这是市中心一家酒店人事部经理的名片。我跟她说过了，你先去那边上班，她会给你安排事情做。”

罗零一愣了一下说：“吴警官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我怎么还能再让你为我浪费人情？”

“怎么能说是浪费呢？你是个好姑娘，只是识人不清；我是做警察的，为人民服务是我的职责。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给你介绍个工作，还不是特别好的工作。你就先干着吧，等以后能找到好工作了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”吴放将名片塞给罗零一。

罗零一觉得眼眶发热，正要说些什么，身后响起了刹车声。她回头去看，熟悉的奔驰车，驾驶座的人打开了车窗。不是周森，是那个叫小白的男人。

“哟！森哥你瞧，这不是那妞儿吗？”小白笑着看过来，注意到吴放，警惕地皱起眉。

吴放好像比他还惊讶，特别不高兴地把罗零一拉到身边，故意问：“零一，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些人的？”

轿车后座的车窗缓缓降下，周森坐在后面。这是罗零一第一次在白天见到他，他戴了墨镜，正在吃巧克力。白皙的脸、懒散随意的模样、深棕色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一丝不苟。

她有些发怔，垂下头不再看他。他可真英俊，坐在车里，从容又优雅。她念书时读过一句“居城市有儒者之气，入山林有隐逸气象”，大约说的就是他这样的男人吧？

“这不是吴警官吗？”周森笑了，趴在车窗那儿玩世不恭道，“真巧啊，在这儿遇见您！我就住在附近，顺路，没想要干什么，您那么紧张做什么？”

吴放紧蹙眉头望着周森。他与周森差不多大，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，两人对峙时，给人一种风雨欲来的恐惧感。

吴放没说话，周森见状，朝罗零一招招手，罗零一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。他居然拉住了她的手，笑得意味深长：“本事不小，还认识吴警官



呢！”他似感慨般地念叨

罗零一抿了抿唇：“我坐过牢，吴警官很照顾我。”

周森挑起眉，驾驶座上的小白也挑起了眉。副驾驶座还坐着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，罗零一不认识。

“森哥，这妞儿真辣啊！”小白上下打量罗零一，“还坐过牢呢，怎么进去的啊？”

罗零一扫了他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杀人。”

小白瞬间眯起了眼。

吴放走过来，冷着脸说：“零一，那叫防卫过当致人死亡，和故意杀人不一样。”

“结果都一样。”她不咸不淡地说着，因为看着吴放，没注意到周森的表情变了变。

“这是我的妞儿！”周森抓着罗零一的手朝吴放嚣张地挥了挥，“挺般配的，是不是啊吴警官？”

吴放直接把罗零一拉过来就走，看都不看他们。周森坐在车里看着两人离开，轻笑出声。小白也跟着笑了起来，副驾驶座上的男人笑得尤其厉害，简直震得人耳朵疼。

“森哥可真能耐，不上就不上，一上就上个极品！那妞儿和吴警官关系那么好，也许能套到点局子里的消息呢！”副驾驶座上的男人思索了一下说，“我哥应该也很乐意你多几个这样‘有用’的妞儿。”

周森靠到车椅背上，戴上墨镜，漫不经心道：“一个妞儿罢了，能有什么用？吴放没那么傻，陈少说笑了。”

陈少阴恻恻地笑道：“森哥你太小看女人了，当年我哥不也是靠女人上位的吗？”

在整个公司里，除了陈少，这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说了。

这陈氏集团，面儿上看着是个做正经生意的大集团，其实背地里从事的全是非法行业。这位陈少就是陈董事长，也就是那位老大的亲弟弟；他的嫂子便是他口里那个他哥靠着上位的女人，她是老陈董事长去世前的妻子，比六十几岁的老陈董年轻了三十多岁。

陈军和陈董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，只是老陈董认的干儿子。可老陈